

龔鵬程

對話世界

人文藝術卷二

龔鵬程  
著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龔鵬程對話世界. 人文藝術卷 / 龔鵬程著. -- 初版. --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2024.02

面；公分

ISBN 978-626-98247-3-1 (平裝)

1. CST: 人文學 2. CST: 藝術 3. CST: 文集

119.07

113001672

## 龔鵬程對話世界（人文藝術卷）

作 者 | 龔鵬程

發行人 李蔡彥

發行所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出版者 國立政治大學政大出版社

總編輯 廖棟樑

執行編輯 林淑禎

地 址 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電 話 886-2-82375669

傳 真 886-2-82375663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郵撥帳號 19246890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初 版 2024 年 2 月

定 價 700 元

I S B N 9786269824731

G P N 1011300233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400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 · 請合法使用**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錄

序／蔡英俊 001

代序：只此一人，對話世界 006

## • 人文藝術領域：藝術

中國藝術對西方風景園林的影響 021

攝影史學家的黃金時代 029

誰是 Bektashi？ 035

在法國他被送進精神病院，在墨西哥他可以自由自在 043

藝術家的調研過程要適可而止 051

樂器保護的一些基本問題仍待解決 059

教堂在現代社會增多了？ 067

很難定義什麼是新成果 073

音樂能深刻地動搖控制感 081

多元化會不會造成文化混亂？ 087

有些東西不需要數位化 093

## • 人文藝術領域：文學

茫茫海上，誰在誦詩？ 101

什麼是 21 世紀的顯學？ 107

看，她們跑進了歐洲史 113

「國民性」具有政治功能 119

- 非思想化的中世紀主義 123
- 科學怪人情結 131
- 語言與肉身和理性的分合 141
- 明清中國人識字率及文學欣賞水準遠勝歐洲 149
- 從文字、印刷到隱密流動的語言 155
- 重新配置現實感的洞察力 161
- 西方人目前仍然沒有了解中國的動機 169

- **人文藝術領域：文化理論及對話**

- 中國有沒有統一的意義控制？ 177
- 從後宗教到後世俗的女性主義 183
- 酷兒理論有盡頭嗎？ 195
- 我們談論精英的能力超過談論窮人或被奴役的人的能力 203
- 男性領導人有將資源浪費在戰爭和衝突上的趨勢 211
- 私企研究與學術界研究的不同 217
- 沒有什麼比共同的笑聲更有凝聚力了 225

- **人文藝術領域：歷史**

- 歐洲的中國手稿研究 231
- 跨學科的手稿和文本文化研究 239
- 書面文物是目前最吸引人的研究領域之一 247
- 從孔子到庖丁，都該研究 255
- 孔子在不同時代的呈現方式 261
- 啟蒙的革命性破壞哈 267
- 暴力秩序乃無序，宏大無序亦秩序 275

只有政治願景是當代社會的巨大悲劇 281  
語文學的全球實踐和對中國古代的解釋 287  
東亞真的歐洲化了嗎？ 293  
歷史學家對現實的改變取決於傳播 299  
古希臘的爭議歷久彌新 305

• 人文藝術領域：哲學

我不認為我們對「道德」有什麼了解 317  
公民根據證據形成自己的信仰時，民主才能發揮作用 323  
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存在重大的倫理問題 329  
抽象的首要任務是使其所見獲得神性 337  
不能自由交談，將也無法自由思考 349

• 人文藝術領域：宗教

中國宇宙學 357  
宗教與科學，在奇蹟中復活 365

• 人文藝術領域：考古

考古學挖掘的是思想 377  
領域之外的研究更有助於塑造思想 385  
水下考古學家在大英博物館 393  
紅海古卷與大金字塔 399

• 人文藝術領域：人類學

人類學工具包、稀疏人類學和語言生態學 409

日常生活的重建 415

民族有限公司 421

學術自由受到不同敵人的威脅 429

分歧：批評以色列就是反猶主義嗎？ 437

通過交叉視角來尋求生育正義 443

緬甸佤族的超地方身分 451

古代中國政權接受對它的不信任 459

人活在鄉村性、連通性和新媒體之間 465

### • 人文藝術領域：語言修辭

還有權威性公共知識分子嗎？ 475

修辭策略在法國 481

《龔鵬程對話世界》 讀後／連清吉 487

遊蕩於林中之路：《龔鵬程對話世界》 讀後／周志煌 493

# 序

蔡英俊（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電榮譽講座教授）

這是我第二次為老龔的新書寫序。第一次是在民國 74 年的 7 月，為的是他交由漢光出版社出版的《文學散步》一書。那時候，做為一個古典文學的年輕研究者，我們關心的課題總是在於那龐大悠長的古典文學傳統中個別而具體的詩人與詩作，探問如何能比較貼近而相應的加以理解與詮釋，希望能建立一套採用現代語言的表述形式解析詩家詩作；另外，我們也不斷追問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中相關的批評術語與概念的內涵，希望能建立一套具有方法性的批評體系與指涉意義。先說起這段因緣，即是表明我與老龔自他大四相識以來的彼此所面對的知識與學術研究的氛圍。

在這些具體的學術研究工作之外，我們當時也深受王夢鷗與許國衡合作翻譯韋勒克、華倫的《文學論》一書的影響，那是王夢鷗先生在他早年出版的《文學概論》之後，對於年輕學者引發更大的啟示與迴響。我們也試圖思索如韋勒克《文學論》開篇所提示的根本問題；首先分辨文學與文學研究的區隔，然後辨析文學的性質與功能：這些具有反思性的基本問題，在當時中國文學學門領域中並不受待見，遑論要進行相關深入的論辯。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品」？什麼是「文學作品」？如此看似簡單的提問，背後卻是

一套相關的思維，也是一切文學研究相關論述的起頭。老龔的《文學散步》一書就是在這種學術探問與研究的氛圍中出現，我當時曾說這是「第一本由中文系的學者在現階段的學術環境中，真正經過思考而設計出來的文學理論方面的『導論』之作」，而我所以稱之為「導論之作」，主要是借用了康德在《未來形上學導論》一書的〈導言〉中為「導論」一詞所下的定義，所謂的導論一詞是用來「發掘」一門學科可以持續開展的未來。回顧說來，這種體系性的思維、這種發掘似的探問工作，其實一直是深藏在老龔腦中的關懷之一。

1992年學生書局出版的《文化符號學》也是老龔一部自成體系的大論著，從「作者」的概念所以興起，進而形塑、推展一層層的文字、文人與文化系統。當時在與老龔往來論學，「符號學」的相關論題與論述已大行其道，莫之能禦；語言文字做為符號，自無疑義，而服飾、禮儀也是符號形式之一，各自承載、構築不同的意義指涉。因此，這種視角及其思維，或可用來建構一套屬於古典文化傳統內蘊的象徵體系，而其重點更在於理解並掌握在如此象徵體系中關乎意義呈現的軌跡。《文化符號學》初版三卷，第一卷論及文字、文學與文人，尤其是所謂文學創作者的出現以及文人傳統的形成，確實提供我們對於古典文化傳統一幅全面性的觀察與理解；第二卷以文字為中心探討古典傳統中哲學、歷史與宗教領域中的文化表現，尤其是關於道教做為一種「文字教」的特質，其闡釋頗有可觀；第三卷則深入剖析古典中國傳統做為「文字化的社會」的種種表徵，進而探問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乃至於古典文學文化社會如何瓦解與變遷。體大思精，顯然前不見古人

了，但是否後有來者？就要期待我們將如何面對所謂的「古典中國」。老龔後續到了北京，也陸續有了專章增補，題材擴大，眼界自也不同。

一段往事或許值得憶取，民國 67 年秋季，高友工先生在臺大文學院客座講課，曾在課堂上簡單提到，德希達如果懂得漢語與漢字，那他的《論文字學》一書可能會有不同的論述取向與內容。那時，德希達《論文字學》一書的英譯才剛出版，頗引發討論，可惜我自己一直沒能仔細閱讀該書，也就無從檢證高先生在課堂上那神來一筆的「卮言」了。畢竟，由漢字所構成的符號系統，多少不能單從「聲音與概念（意義）」的對應原則加以理解，漢字「字形」本身也是形塑意義的來源之一，而當代語言學家索緒爾揭示的「差異」與「對照」更是形塑與理解意義的原則。如果順著這種思維重新面對《說文解字》的編纂及其在字音、字形與字義上的說解，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譬如老龔所提及的許慎「始一終亥」的編纂原則，其實反映了許慎的世界觀與歷史意識，而所謂「男」、「女」、「婦」、「王」與「土」等字在追溯字源上的說解，其實更體現了許慎所見到的社會倫理的秩序與政治結構的格局。因此，符號學所敞開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移動滑行，應讓我們能更為細緻的體察文化的象徵形式及其內蘊的指涉意義。

老龔的觀察深刻的展現他極為深廣的視見與洞察力，《俠的精神文化史論》、《中國文學史》以及《中國文學批評史論》等著作，無一不是這種類型的觀察對於古典文化底蘊所探尋而得的成果，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古典文化的精義。認識老龔幾近四十年，見得他捭闔縱橫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經世是他理念與胸懷的實踐，而文化

重建與教育布施則是他投注關切的具體項目，且一路走來從沒有看見他眷戀或後悔任何的改變。2018年老龔出版了厚達467頁的大著，《龔鵬程述學》，闡述了他自己在近六十年來的學思歷程中，如何從一個在大學時代專力追索晚清民初詩家詩風根柢、模擬古文與清末著述體例而寫作的「今之古人」，逐步走向辦學與經世的現代桴遊者；這樣的學思歷程印刻了個人才情與諸多外緣學術、行政、乃至於政治環境等時代因素的糾結與錯會。讀其書，想見其人，奇矣老友鵬程！偉哉老龔！

去年疫情解緩解禁之後，老龔回臺，老友相聚，他提了一個請求，希望我能夠為他的新書寫序，我當然答應。當時他約略說了一下這本新書的性質與內容，大致就是他與諸多海外學者的訪問錄，而我估計大概是他在桴遊世界時與海外漢學家的訪談稿，應無問題，不疑有他。去年年底，我接到棟樑兄寄來的政大出版社的底稿，大出意外，真不一樣的老龔了，我深覺無從說起，遲疑多時。新書的標題是《龔鵬程對話世界》，跟他的《龔鵬程述學》一樣，訂名看似簡單明瞭，全書的性質與內容卻是十分龐雜，上百篇的對話文字稿，而對話的對象包括不同學科的學者，讓人很難聚焦下筆。如果逐一介紹這些對話學者所屬的學科領域及其訪談的個別而具體的內容，不免流於瑣碎拼湊。再拾《龔鵬程述學》一讀，希望能夠從中找尋一些老龔桴遊的足跡與思緒。很高興在該書的結尾章，第六卷第五章標題為「未來」中找到了答案。在〈未來〉這一章中，老龔比較具體的說明了他個人對於「現代化」與現代社會相關議題的認知，然而，其間隱約流露出的語調卻也稍稍陰鬱些。老龔強調歷來反省現代工業化的思想與藝術，由此逐漸形成的「後現

代思潮」，理應「要考慮現代之後人類的命運，但這些年來，此一思路卻也進展無多」。在提出這項論斷之後，他提出的理由如下：在工業化之後的新工業，發展一日千里，電腦、網路、人工智慧、生物科技、新材料、新醫學均有新獻，思想界之討論根本追不上；而追不上的原因，乃在於「一是文理分化分科嚴重，擅長哲學文藝者，對此科技新情勢十分隔闔，仍在思考著 19 世紀的康德、黑格爾；二是形上學久失地位，知識論已讓位給了語言學，而倫理學涉及道德判斷亦研究者少。新科技、新倫理帶出的倫理難局，如智慧財產權、同性婚姻及生子問題、複製人問題、核廢料、核能發電等諸多問題皆委由政治解決或商業處理了，思想家不願碰也無力深入。」至此，老友鵬程幽幽的做了個小結：面對當前這種思想處境，「諦觀前途，憂思蒼茫。」

《龔鵬程對話世界》刊載了他與上百位不同領域學科的學者進行的對話，在其中，老龔揭示的議題包含了當下人類生命與生活世界都必然關涉到的各種層面的問題，這些對話發掘了未來形上學與知識論開展的可能性，而我們假如自許是關心文化發展的研究者與捍衛者，那就不時翻閱一下這些對話所涉及的論題，浸潤、沉思其中每一議題相關的提法與論述，一起開創新的知識課題並攜手走向未來。老友鵬程在幽幽的小結之後，又昂然回復老龔的身影與姿態，他相信「天不喪斯文，仍有我這一類人起微茫、振墜緒，則是幸運的。」我也如是相信！

## 代序：只此一人，對話世界

在後疫情時代中，被隔離、羈絆的人類社會，更需要與世界的交流，尋求緊張情緒的釋放；在後現代情境下，被技術統治的人類社會，更需要溝通對話，獲取文化力量的新生以得光明。

自 2021 年 8 月 13 日龔鵬程先生推出「對話海外學者」系列文章以來，已與世界一流大學（牛津、劍橋、哈佛等）近百位頂尖學者進行深入對話。

這是近年規模最大、涉及學科最多、層面最廣、內容也最深入的密集學術對話活動。

所對話之學者，包括美、英、德、法、日、俄、墨西哥、印度、伊朗、以色列、巴西，乃至非洲各地，專業更廣及文、社、理、工多種學科。而這樣大規模的世界性對話，全憑龔教授一己之



力完成。

這是前無古人的大手筆。後有來者嗎？不敢奢求，除非有先生這樣的大學問。

在這場對話中，我們能真切的感受到跨學科、跨國籍、跨性別、跨膚色、跨文化等各種背景差異下的全球學術交流力量，讓人視野大開，振奮不已。不只為目前悄無聲息的學術界增光，也替蕪雜混亂的自媒體市場提供了一道清泉。

### 問：您怎麼想到做這樣的學術專輯？

答：首先當然是因為沒有。本來學術就是社會的腦子，可是現在人都去想錢和權的事了，腦已萎縮，學術自然就做得很少。就是做了，媒體也無興趣、無能力報導。學者久居於專業洞穴，又沒能力通觀世界、跨涉諸多領域，所以幾乎都是近視眼，看不清大局。何況，疫情帶來各種封閉與隔離措施，加深了各種矛盾和不理解，故我覺得有責任，做點對話，加強溝通。

### 問：有什麼機構支持您這項大計畫嗎？

答：萬法唯識。我有心力、有見識，當此時機，想到該做點事，便做成了。找些學術上的朋友聊聊天，何必填表格、請經費、送審查、煩報銷？中國學術之不彰，跟這套行政體系大有關係，養成了許多廢人。

問：感覺您這雖不是正式的訪談、調查計畫，但比較嚴謹，學術性很強，不似您說「找朋友聊聊天」這樣簡單。

答：哈哈，誰都知道，是愛因斯坦約幾位朋友聊聊，價值大；還是你去申請嚴謹計畫意義高？只不過，真要「請愛因斯坦約幾位朋友聊聊」太難，需仰賴主持人的學術資望及人脈來保障談話的品質，才不會淪於媒體人假文藝、泛情懷的空談。所以做計畫，納入機械的專案工程，也是不得已的。而計畫與工程，只重文字和行政程序嚴不嚴謹，其實又不是學術。因此，難矣哉！

我的做法，希望有學術的深度，也能滿足社會上「窺伺」學林景觀的心理，以及「愛因斯坦約幾位朋友聊聊」的意興。

問：是的，我們也覺得您這個對話系列很特別。邀請世界名校學者針貶學界、討論制度，看來隨意，其實不少深中利弊之談，不容忽視。尤其您對「跨學科」的強調，令人印象深刻。

答：專業教育，本來就是落後且不合理的：一不符合真實的人生狀態，把人工具化了；二也不符新時代社會之需求。

我對話的學者，常有多重身分。例如牛津大學藝術史教授傑佛瑞·巴欽（Professor Geoffrey Batchen），既是藝術史家，本人也是藝術家、策展人、學者、藝術實踐者。

你覺得奇怪嗎？不，他說：「寫作、演講、教學和策畫展覽與我作為藝術史學家的身分，是同等重要的。我碰巧專攻攝影史，不過這並不排除我對視覺藝術也有著多種興趣。」

藝術史，有時被認為是一個專注於精英物品的學術領域，但事實上，研究攝影和藝術，奇妙之處在於，沒有什麼是在你的範圍之外的。從性到戰爭，從微生物到外太空，從藝術到商業：生活的每個方面都沉浸在這樣或那樣的攝影中。

而同樣，今天藝術史和攝影史的教學，都在盡力涵蓋整個世界，而不僅僅是歐洲和北美。藝術史視野的擴展，既是挑戰也是振奮。它迫使藝術史家承認文化差異，包括對歷史本身的理解和實踐。

換言之，這些領域正處於一個不斷修正和自我反思的過程中，因為它正在努力適應這種新的全球視角，並設計出新的和更有包容性的方式來談論圖像和物品。

他的回答，其實也說明了為何過去單一、專業的教育已經跟不上時代。時代需要面對的是活的、全面的人，以及與過去迥然不同的全球視野。

**問：人能充分發展自我，並回應時代，當然再好不過啦！但這個理想，恐怕還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

答：是的。有位年輕的學者從墨西哥自治大學物理學碩士畢業後，到了德國馬克斯·普朗克複雜系統物理研究所（MPI-PKS）攻讀博士，然後又去了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化學與生物物理系擔任博士後。

他本人就是學術界「人與國籍隸屬不盡相同」的存在者，所以他認同「學者都是世界公民，與出生地、民族國家相比，他們屬於一個學術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對他們來說更像是一個真正的國

家」的說法。因為大家都說著共同的科學語言，國籍無關緊要。即使真存在跨國家的障礙，也會儘量解決。

他所在的「魏茨曼科學研究所」是以色列最有聲望的科學研究所之一，而最讓他興奮的事，就是它的跨學科環境，人員很容易可以參加不同科學分支的項目。同樣，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複雜系統物理研究所」也提供給他舒適的工作場所、強大的計算資源、非常靠譜的 IT 技術人員，以及一個由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員組成的國際群體。

還有其他許多人則向我提到學術支持基金、跨國跨界專案、旅行調查獎金等等。另有些人更批評了西方學術界在培養、保護和發展少數群體科學家方面的工作做得並不到位。因此，還要切實地確保來自少數族裔的科學家可以公平地參與科研工作，提升科學研究領域包容性，才能最終實現科學真正地為不同的人口/社群服務。

可見跨學科只是一個美麗的願景，若想達成，確實還需國家、社群、學校、基金和各學術群體的人共同努力。

參與我這個「對話」的學者，從他們各自的經驗中擷取了許多這類經驗和實例，足以作為各大學和研究機構人員之參考。我當年在臺灣辦大學時，可惜就沒有這樣的系列文章，所以只能自己環遊世界去各知名大學取經。

**問：這當然很有益於大學領導層和高階教授、研究員參考。**

**但對於我這樣的小咖，初望學術之門者或者普通老百姓來說，除了心生羨慕，您們的高論對我能有什麼用呢？**

答：嗯，用處大囉！想當年，我剛考上大學，學長們就推薦我

讀《在春風裡》、《劍河倒影》等等，讓我們知道大學精神是什麼、什麼樣才叫做好大學。好大學都有宇宙之心、容才養才之量、同儕切磋互濟之誼，而不是只在「985」（編按：指中國為了建設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批世界著名高水準研究型大學而實施的教育計畫）、「211」（編按：指中國旨在面向 21 世紀、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而實施的教育計畫）中爭活計。要明白這些，才能先立其大。

若不談得那麼大，只說一個單一學科，則有位朋友本來從事藝術研究，近年忽然也大做考古工作。因為感覺政府力推上古文明探源，社會上又對夏都、三星堆等各種考古報導非常熱衷，學術圈中考古人士遂說話愈來愈大聲，文藝之「名物考古」也方興未艾，感覺再不「預流」就要落伍了。

如此觀察考古學之發展，就是被國內環境所囿了。比如牛津大學考古研究所講認知考古，就根本不是國內這一套。

我們朝野所謂考古，皆是「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式的，在砂石戟鐵中摩娑論辯不已。關注點在物、在史、在對象、在客體，可是，詩哪裡去了？杜牧也只懂得這些嗎？

其實，鐵石沉砂，均非重點，杜牧因考古獲見折戟而得到「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認知，才是重點。

和我問「詩哪裡去了」類似的牛津大學考古研究所所長蘭波斯·瑪拉傅斯教授（Professor Lambros Malafouris），問的是：拿著拐杖的盲人，一般認為人是利用一種工具，來克服感知上的缺陷。但那根棍子本身呢？對於棍子來說，棍子應在哪裡畫定一條界線，用以區分棍子本身與輔助目標的界限？

通過這一問，他提出心與物之間的連續性或構成性的交織的「物質參與理論」。主張心靈和物質構成是一個必要的統一體。

同時，他還認為上古雕刻和繪畫就已經攜帶了具有所有潛在轉變的認知價值；在當代，這種認知，以參數化設計中使用數位繪圖的形式又重新表現了出來。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數位化的環境中，人類的認知與生活被軟體演算法所掌控並支配。人也都是通過自己所創造的形式來進化的。例如可穿戴生物感測器、應用程式和行動個人活動追蹤器進行的自我追蹤等等……。

通過逆轉學界現行思路，我所邀請的學者和他展示的觀點、進路、方法，大體都能如此，為深陷於中國某些迷霧中的年輕人另闢蹊徑，或澈底翻轉。

**問：啊，太精彩了，謝謝！可是考古學不是從西方傳來的嗎？國內很多人和機構還特意標榜「考古學一百年」、「考古學絕對不是國學」，怎麼跟西方有這樣的差異？**

答：社科學院考古所許宏、北大藝術學院鄭岩現在說這些話，真讓人失笑，不知為何要如此崇洋、鄙夷自己的學脈？

中國考古，即使從宋朝《金石錄》算起也很久遠了，何至於僅有一百年？就說百年前北大、清華開辦考古課，又是在什麼名義下辦的？1921年成立的是北大國學院、1924年清華大學辦的也是國學院，所謂現代考古學，怎麼就「絕對不是國學」，怎麼就成了兩個陣營？當年清華大學籌建國學院，以「重建中國傳統學術之魂」為宗旨，如今就拋到九霄雲外了？。

除了認知錯誤、依附洋人之外，這其中還充斥著僵化、對立的

中西觀念。其實世界學術哪能如此亂貼標籤？何況他們近百年所學到的西方考古，也只是一部分而已，看看我對話中涉及考古的論述，即可知道國內諸大老所言之外，尚有寥天闊地，彼尚未能馳騁呢！

**問：據我所知，西方近年考古界頗多反思、批判殖民史和殖民心態，並不奉清朝末年來東亞考古、探險、調查的人士為典範了。**

答：是的，反而國人缺乏反省，只抓到一點點西方知識或方法，就矜誇起來。拿起雞毛當令箭，樹旗號、畫地盤。像我們文學界，只懂一點英文、稗販了一些北美文論，就要《從比較文學到世界文學》了，仿佛印度、日本、波斯、西班牙、俄羅斯文學……都已不在話下，考古也是如此。

實則我們還沒有法國的東方語言和文明研究所、劍橋的亞洲和中東研究學院那樣的學術機構呢！怎麼就有人毫不臉紅，自詡「世界文學的巨擘」、「中西文化的擺渡人」？

再說了，20 世紀，主要是學習西方，文史哲和比較文學都以能把西方理論套用在中國文學哲學頭上為高明，以為買辦和譯述就是學術。現在，後現代、後殖民、東方主義興起已久，我們反而不能反思、批判殖民史和殖民心態嗎？

考古方面。西方近代考古，是從研究埃及開始的，由此往上下延伸，再旁涉中東、印度，進入中國，歷程恰好與其殖民行動相合。其考古學之推展和其學術內容、方法、視野、技術，到了 20 世紀後殖民主義盛行的時代，已招來一片批判反省之聲。越是歐洲

老牌殖民國家，越是反省批判得凶。

我最近在倫敦，看到一家博物館的說明書，可當成一個實例：「這幅畫是怎麼買到的？一、亨利·威廉作為在南亞工作的特工，利用在印度軍官和北方邦治安官的職務，建立了地方知識和殖民地關係。二、威康孟買（今日孟買）分公司的代理人馬歇爾，為約翰斯頓-聖所準備的一份交易報告，可以讓人了解威康員工在交易談判中所運用的權力有時甚至是無恥。」

要多看這些實例，和我與當代著名學者的對話，才能培養反省批判之精神，走出 20 世紀跟著西方殖民者走的現象。

還有，我們一直以為中國傳統上只重金石文獻，西方考古才重視遺址、物質、挖掘。其實呢？唉，只是對西方的金石學、抄本研究無知罷了。

近代西方研究敦煌學、維吾爾殘卷、黑水城文獻等，其實就是他們淵遠流長的文獻學之一部分。在他們研究希臘古史方面，當然更以文獻為基礎，去年才編輯、整理和補充了三卷大部頭合輯《希臘歷史銘文卷》，涵蓋了波希戰爭到前第 5 世紀末。至於德國抄本研究等中心的成績更是數不勝數。漢堡大學亞洲與非洲研究所《中世紀阿拉伯土地上的文字：閱讀實踐的社會和文化史》便是其中一例。

### 問：所以您主要是引薦世界新狀況、新學風、新觀點？

答：替大家打開視野，很重要，但那只是介紹、訪談，還不是對話。對話是要有交流或交鋒的。

伯牙與鍾子期並不交鋒，只呼應、印證於高山流水，孔子見老

子也是這樣的。莊子與惠施卻是從來話不投機，屢屢交鋒。但這種交鋒無關勝負、不蘄認可、不分敵我、和而不同。故可為終生之學友，不似儒墨之參商。

前賢典範，足資參考，我也希望能成為世界各國學者的知友、學友或諍友。而實際成果，看來大家都很滿意。

他們知道我熟悉他們的書、做過的事，明白他們的思路與學術背景，所以也很認真回答我的提問。有時回去想想，回答還不滿意，更會反覆修改或補充。有的，更是會調整他自己長期的思路。

例如研究 20 世紀國際史的哈佛大學埃雷茲·馬內拉教授（Professor Erez Manela）在與我談話之後，承認過去太重視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了，未來則最好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思考，而不僅僅是美國化。

同樣，巴黎社會科學高等學院的教授也告訴我，他們已經把「全球背景下的亞洲和歐洲」組織成為一個永久性機構（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了。

**問：他們能從美國或歐洲中心轉到全球角度，當然很好。但您也知道我們中國人並不關心全球到底如何，我們是反過來的，只關注：中國地位到底如何？您從美國化主體轉為全球化觀點，對於怎麼看中國，又會有什麼變化嗎？**

答：其實全世界一直都在研究中國，即使在湖北省和中緬邊境的佤族山區也都有外國學者長期實地考察。而且因為有學術社群的內部自律，所以離譜的觀察結果也絕不像國內線民之議論那麼多。

外國學者不了解的，主要在文史哲這些深層文化思想方面（也就是國內較熱衷譯介的「漢學」部分），若說現實、社會、制度、經濟、農村、城市生活這些，可說掌握得比非洲、南美還深。我有個參與國家智庫的朋友在看了我與另一位哈佛教授的對話後，給我微信說：「大為震驚，外國學者對中國的了解和歸納如此清晰，遠超本域文宣」，可見一斑。

所以，或許不必擔心別人看不清或扭曲了我們，更該從別人的分析中看到我們該走的路。

其中很多世界格局的宏觀，便很有意義。例如地球上一些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現在位於全球南方，印度和非洲等地的年輕人口處於新興市場的前沿。新的亞非貿易和發展東西軸線，也正在取代南北軸線，改變了公認的全球核心和邊緣地區的格局。

全球北方則在發展以前殖民世界的相關特徵：經濟增長下降、勞動力市場不安全、工資下降、中產階級脆弱、種族衝突、基礎設施衰落、國家衰弱、選舉有爭議、和財閥政府……。

美國公共知識分子因此乃有《第三世界美國》（赫芬頓）之類作品，來說明現代性「演變」的空間邏輯已顛倒了；資本主義運作規模的變化，也打亂了全球北方壟斷全球財富生產和傳播「世界文明從歐洲演進」的霸權觀點。

這些都是我們可參考的。

對於非洲，兩位學者寫的《民族有限公司》一書也很有意思。他們發現民族認同和文化製品與市場力量的日益聯繫，民族群體傾向於將他們共同擁有的物質和非物質遺產視為一種集體所有、共同財產的形式。雖然民族商品在過去也常被推銷，但它們現在越來越

被視為品牌商品（如 Shipibo 薩滿療法、Me-Wuk 美洲原住民賭場賭博、斐濟水、科伊桑茶或祖魯珠飾）。這種身分的整合和文化的商品化，對於我們現在傳統文化轉為文化商品的情況，也是有益的對照。

**問：好像還有很多是關心公共利益和生態、環保、國際難民的？**

答：是的，越是大學者，越會注意人類共同的難題，甚至永恆的問題而思考提供答案。相較之下，國內學界就對這些關心不足。

**問：這好像也不是心態的問題，因為大部分人雖想關心也無能力置喙，缺乏相關知識儲備啊！怎麼樣才能像您這般，各角度各領域都能深入其中，又都能出乎其外，與各專業學者探討其中利弊，同時關心大、小問題？**

答：哈哈，許多人把這歸到「天才」，說我被稱為天下第一才子，故有此本領。其實我相信李白說的「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人都有天才，猶如人皆有良知。但多數人只是拿著本錢揮霍，不知孟子早就說過，才華需要涵養、良知需要擴充。

換言之，只有走了，才證明你能走。而擴充之法，又是要路子越走越寬大，不是轉入小巷僻徑，找一處荒園廢墟裡稱雄。我們現在的教育，就是專家狹士找僻徑之法，非古時「博大真人」之道。

這道路，現在大家也都不陌生，外國稱為全人教育、博雅教育、古典教育，跟現代專業、功利、工具型教育早已分道揚鑣了。

只是在中國，底裡仍是專業、功利、工具型的，博雅通識教育

老建立不起來。一聽我說人要有通識，善於觀物，要通達各專業，就拚命反對，說怎麼可能，狂人妄人！

我這次做這一系列對話，事實上也是一次通識學術的實例展示。其中屢屢強調的跨學科、跨領域、跨國、跨界、跨行業，亦均是通識的方向和意。康莊大道，沒什麼是不可能的。接下來，我還要辦世界通識論壇呢！